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一編

林慶彰主編

第29冊

《朱子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下）

蔡龍九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朱子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下）／蔡龍九 著 — 初版 — 新

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6+17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 29 冊）

ISBN：978-986-254-475-4（精裝）

1.（宋）朱熹 2.（宋）陸九淵 3.學術思想 4.理學

5.比較研究

030.8

100000806

ISBN-978-986-254-475-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二九冊

ISBN：978-986-254-475-4

《朱子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下）

作 者 蔡龍九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十一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朱子晚年定論》與朱陸異同（下）

蔡龍九 著



目次

上 冊

張 序

杜 序

彭 序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1
一、問題意識	1
(一) 探究《定論》自身的問題意識與失誤	1
(二) 探究《定論》所造成的問題與延伸問題	5
(三) 釐清朱子自身思想及其轉折的問題	7
(四) 對陸、王的思想作出儒學判定	8
(五) 歸結至筆者判斷「異同」之方式	9
二、研究方法與處理模式	19
(一) 先分析、後分類的討論方式	19
(二) 重視年代考據	21
(三) 不預設學派立場的討論方式	22
(四) 盡可能的歸結爭論史，以釐清問題	22
(五) 筆者處理範圍與自身談論模式之提出	23
三、預期成果	32
(一) 對《定論》的內容作出評價	32
(二) 了解朱陸異同爭論史	32
(三) 解決朱陸異同之不必要爭論	32

第二章 《朱子晚年定論》及其相關內涵	35
第一節 陽明對朱子的批判與認同	35
一、陽明對朱子之批判	32
(一) 關於《大學》的批評及其得失	32
(二) 其他之批評內容及其得失	43
(三) 陽明對朱子批評之總結與反省	47
二、陽明對朱子之認同	49
(一) 《朱子晚年定論·序》的線索	49
(二) 〈王陽明年譜〉的線索	49
(三) 其他相關之認同內容	52
(四) 筆者對陽明認同朱子之反省	53
第二節 《朱子晚年定論》的內容要旨與初步評述	55
一、《朱子晚年定論》的形成與要旨	55
(一) 《定論》的形成與問題意識	55
(二) 《定論》的內容主旨	57
二、初步評價《朱子晚年定論》之貢獻與失誤	62
(一) 《定論》之失誤處	62
(二) 《定論》的貢獻處	71
第三章 《朱子晚年定論》所造成的現象與延伸問題	77
第一節 調和者對「朱陸異同」的談論內容	77
一、陽明之前的「朱陸異同」調和概況	78
(一) 程敏政的「始異終同」論說	79
(二) 元代時期的朱陸調和者	81
(三) 宋代時期的朱陸調和可能	85
二、陽明之後的「朱陸異同」調和概況	88
(一) 陽明後學者對調和的捍衛	88
(二) 高攀龍的「不必言合」說	90
(三) 清代對朱陸調和的貢獻人物	95
第二節 反調和者對「朱陸異同」的談論內容	119
一、明代時期的反調和者勾勒	119
(一) 程瞳《閑關錄》的反調和先導	119
(二) 陳建「朱陸早同晚異」立論與儒佛之辨的批評模式	125

(三) 馮柯針對陸、王與《定論》的三 路線批評模式	134
二、清代時期的反調和者勾勒	143
(一) 陸隴其的尊朱排王路線	144
(二) 張烈《王學質疑》的激烈批評	149
(三) 熊賜履的尊程朱闢陸王路線	156
(四) 夏炘《述朱質疑》的朱子內部理 論釐清	161
第三節 雙方爭論之形式、問題的歸結與解決方 向	165
一、調和者與反調和者的問題陳述與歸結	166
(一) 雙方僅能論述「部分」之「同異」	166
(二) 無共識的「晚年」與「定論」	167
(三) 有所偏的取材與詮釋問題	168
(四) 門派與政治問題	170
二、解決問題的方向	170
(一) 「同」之年代、範圍的釐清	171
(二) 朱、陸、王思想的再次定位	171
(三) 重新尋找「同」的內涵	172
 下 冊	
第四章 陸、王與朱子中晚年思想之衡定	173
第一節 朱子思想及其轉折之相關探究	173
一、朱子思想的簡要定位	174
(一) 朱子早年思想與學術轉型	174
(二) 排佛、老返儒至「中和新舊說」時 期的朱子	180
(三) 「中和新說」與「心統性情」	195
(四) 朱子論「心」之大總括	203
二、朱子與陽明的「心理合一」問題	206
(一) 「心與理一」的各種層面	208
(二) 陽明與朱子的「心與理一」之總括 論述	215
第二節 陸、王思想之儒學判定	217

一、陽明學說的儒學判定	217
(一) 陽明學中「儒學」的要點	217
(二) 陽明學中的爭議點	226
(三) 陽明思想的儒學特點總結	239
二、象山學說的儒學判定	241
(一) 象山學中「儒學」的要點與爭議處	241
(二) 象山思想的儒學特點總結	255
第五章 朱、陸、王異同的判斷模式與「工夫心」	257
第一節 《定論》之歸結與「工夫心」的判斷方式	257
一、陽明所認同的「朱子晚年」與「定論」之真相	257
(一) 非僅晚年之論	257
(二) 陽明的學說內容非僅有此「定論」的內容	257
(三) 《定論》無法「直接同」於陽明的某些立教特色	259
二、筆者的判斷方式與「工夫心」的內涵	259
(一) 如何以「工夫心」作為判斷標準	259
(二) 另一個「同」的範疇之追尋——「心態與意志」即「工夫心」	275
第二節 從「工夫心」反省朱、陸、王三人的「同異」	281
一、筆者所判定的朱、陸、王之「工夫心」	281
(一) 「工夫」之各種模式與「工夫心」	281
(二) 朱子之「工夫心」內容	283
(三) 象山之「工夫心」內容	288
(四) 陽明之「工夫心」內容	290
(五) 朱、陸、王三人「工夫心」的總結	295
二、以「工夫心」弱化「本源」與「條目」的差異	297

(一)「本源」與「條目」於實踐時的地 位.....	297
(二)「工夫心」的持續即聖賢——弱化 「本源」之異.....	299
(三)「工夫心」並非由「條目」可限制 ——弱化「條目」之異.....	301
三、以「工夫心」總結朱陸王之「同」的內涵	304
(一)「工夫心」是三人對「實踐時」的 同等堅持.....	304
(二)其他之「異」可暫時擱置.....	305
第六章 結 論.....	307
一、《朱子晚年定論》之總結.....	307
(一)「同」的內容是儒者共識，但細節 上非「同」.....	307
(二)「同」的範圍須界定清楚，避免混 淆「同」的內涵.....	307
(三)「爲求思想上的同」而導致「年代」 的細節上出現錯誤.....	308
二、「朱陸異同」的相關問題與總結.....	308
(一)「同」的範圍界定是關鍵.....	308
(二)爭論史中的問題與釐清.....	309
三、「工夫心」所說的「同」.....	309
(一)有限制的說「同」.....	310
(二)容許其他層面的「異」.....	310
四、本文研究的意義與限制.....	310
(一)《定論》與「朱陸異同爭論史」的 釐清有助於理解當時學者的問題.....	310
(二)「工夫心」是一個新的「求同」基 點.....	311
(三)「工夫心」以外的「異」筆者無法 求同.....	311
參考文獻.....	313
附錄一 朱陸異同爭論史概略.....	319
附錄二 朱子之重要年代勾勒.....	337

第四章 陸、王與朱子中晚年思想之衡定

此章討論路線如下。第一節探究朱子中、晚年的思想內涵，此時期的思想探究範圍乃與《定論》相關者。筆者欲探究此期間朱子思想的轉折內容是否有著陽明所宣稱的層面，而有「同」的可能？另一方面，陽明以「心與理一」來論說「同於朱子」，而朱子的「心與理一」的內涵為何、是否真同等於陽明？這些問題與釐清工作均於此節探討出，最後歸結出朱子思想中的儒家核心點。

第二節筆者針對陸、王思想作出儒學判定，而此衡定則可反駁反調和者批評陸、王為「禪」或「告子」等相關內容。釐清之後，則可解決陸、王之學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並導出陸、王兩人的儒家思想核心點。

第一節 朱子思想及其轉折之相關探究

此節筆者欲探究兩方面議題；一是針對朱子思想的轉折作整理，檢閱朱子早年出入佛、老，至中、晚年思想等內容之後，以作出年代與思想方面的定位。而此方面的「朱子思想內容」，則順著本文《定論》所欲談的「同」之相關論述為討論範圍，即有關心性論以及工夫論的探究。

二方面是，定位出朱子各年代的思想雛型後，針對陽明所欲求「同」的「心理合一」作出釐清，此釐清可顯示陽明與朱子學說中，雖同是儒學內涵卻有差異處。而此兩方面的談論過程，可帶出筆者下一章所欲談論的「工夫心」。

一、朱子思想的簡要定位

（一）朱子早年思想與學術轉型

朱熹十四歲時喪父，而後事師於武夷三先生，〔註1〕朱熹曾敘述其父親之說：

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者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註2）

而此時期的問學內容，朱子回憶時云：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註3）

上述，朱子談論學於屏山劉子翬、籍溪胡憲，而劉子翬與胡憲之學均兼含佛、老（雖然胡憲有學於胡文定公，即胡安國）。朱子回憶於此時期乃屬「未得」，後來方得見於延平；而此「未得」乃針對於「儒學」來說的；此外又云：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註4）

上述之「病翁」即劉子翬，〔註5〕此乃朱子回想早年時期，於劉子翬住處學習時，自身曾涉入佛學，且以禪意答赴試之文而得舉。（註6）此外，又云：

〔註1〕《朱熹年譜長編》，頁73記載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子十四歲時喪父。其父疾革時手書以家事託劉子羽，命朱熹稟學於武夷三先生：「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

〔註2〕《朱子文集》〈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卷九十，頁4389。

〔註3〕《朱子語類》〈朱子一·自論爲學工夫〉卷一百四，頁2619。

〔註4〕《朱子語類》〈朱子一·自論爲學工夫〉卷一百四，頁2620。

〔註5〕《朱子文集》〈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卷九十，頁4390朱子有提及劉屏山先生自號「病翁」。

〔註6〕《朱熹年譜長編》，頁116記載，朱熹於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時，參加省試，以道謙禪說中舉。

熹天資驚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於釋、老者十餘年……。（註7）

上述，朱子自身承認「出入佛老」十餘年，然而朱子早年時期並非只有佛、老之學；其自云：

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註8）

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註9）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註10）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註11）

上述，乃朱子早年得讀儒家經典與理學書籍之時間點，亦爲朱子「出入佛老」之期間；於此可見，朱子早年雖然「出入佛老」但非「僅有佛老」而已。其中，朱子對儒家經典頗有體會，更說出「自家心便是聖人之心」。然而此時期，朱子對佛、老之求知態度亦濃，曾師於道謙；（註12）有云：

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註13）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觀究古人，之所以聖……。開悟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師出仙洲，我寓潭上……。未及一年，師以謗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註14）

〔註7〕《朱子文集》〈答江元適一〉卷三十八，頁1585。

〔註8〕《朱子語類》〈性理一〉卷四，頁66。

〔註9〕《朱子文集》〈答宋深之〉卷五十八，頁2816。

〔註10〕《朱子語類》〈論自注書·孟子要指〉卷一百五，頁2630。

〔註11〕《朱子語類》〈朱子十七·訓門人八〉卷一百二十，頁2887。

〔註12〕《朱熹年譜長編》，頁116記載，朱熹於紹興二十年（1150年）二十一歲時，道謙自衡陽歸密庵，朱熹屢至山中與道謙朝夕咨參問道。

〔註13〕《朱子文集》〈答汪尚書二〉卷三十，頁1135。

〔註14〕此書見於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154所引之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

上述乃朱子入釋氏之學的證據；據束景南所考，紹興二十一年（1151 年）朱子二十二歲時建齋室名「牧齋」。^{〔註 15〕}而後道謙卒於朱子二十三歲時，但朱子並非馬上轉向儒學，亦於該年修習道術。^{〔註 16〕}而後一年即二十四歲作〈牧齋記〉，內容有著朱子此些年來出入佛、老的心路歷程：

余爲是齋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註 17〕}

上述，可略知朱子此居齋三年期間頗爲困頓，然其所學內涵則有《六經》與百氏之說，後以孔子之言訓誡於己，可知此時期諸多思想皆納於朱子之學習內容。而朱子正式轉爲儒學宗旨，則至紹興二十七年（1157 年）朱子二十八歲正式從學李侗開始，^{〔註 18〕}雖然朱子在此之前見過李侗多次，^{〔註 19〕}然均未正式入其門下，至入延平之學後，朱子始漸逃於禪。

既然朱子早年並非「僅有佛老」之學而夾雜儒學內涵，但此時期的談論如何定位？可說因受到「佛老」故此時其所談之「儒家思維」不可取？若取之，則又如何判斷？觀朱子自身談論，有云：

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註 20〕}

〔註 15〕 《朱熹年譜長編》，頁 146～148。

〔註 16〕 《朱熹年譜長編》，頁 153～155 記載，朱熹於紹興二十二年（1152 年），時朱子二十三歲，「道謙卒，有文往祭之」。「冬間，齋居修道，作焚修室，擬〈步虛辭〉，仿道士步虛焚修。」

〔註 17〕 《朱子文集》〈牧齋記〉卷七十七，頁 3856～3857。

〔註 18〕 《朱熹年譜長編》，頁 225 記載紹興二十七年（1157 年），朱子二十八歲：「始有書致延平李侗問學，六月二十六日，李侗有答書，勉其於涵養處用力。從學延平李侗始於此。」

〔註 19〕 《朱熹年譜長編》，頁 162 記載，紹興二十三年（1153 年）朱子二十四歲時「經南劍，見延平李侗，與談學禪有得，不爲李侗所肯。」而頁 37 記載紹興五年（1135 年）朱子六歲時初見延平。

〔註 20〕 《朱子語類》〈朱子一·自論爲學工夫〉卷一百四，頁 2620。

朱子認為，因其師延平道出禪學之誤，而朱子自己也將聖人之書反覆研讀，終認為釋氏之說為非，如此早年時期出入佛、老，其中的「儒學」如何看待之？筆者認為，此自無法明確證明朱子早年之「儒」是否「為儒」或「非儒」，但筆者欲表明，朱子的早年思想雖雜，然而於三十歲以前即反歸儒家宗旨；然此「宗旨」乃李侗、羅從彥、楊龜山之「主靜以觀未發」之相傳宗旨，故筆者相當贊成東景南先生對此時期的朱子所下之標語：「從學延平，從主悟到主靜」的這一個過程。^{〔註21〕}而且，此時朱子之「靜」亦非僅能解釋為釋氏涵義之「靜」了。

故總括上述諸文來說，朱子「早年」時期，除讀得《孟子》、《中庸》等書，更已自李侗得到理學要旨，而上溯於羅從彥、楊龜山，而至二程學說等。^{〔註22〕}筆者認為，陽明所欲說的「同」之部分內容於此即可見之，只是陽明未引述。而此時期朱子的談論，若說有所「同」於《定論》所欲表達者，則紹興二十八年（1158）朱子二十九歲時所作之〈存齋記〉之內容；筆者認為此篇可作為朱子出入佛、老之後而轉向儒學的一項代表其思想的作品：

予吏同安，而遊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為人而敬愛之……。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為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藿而居焉，惟夫子為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為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

〔註21〕《朱子大傳（上）》〈第五章從學延平：從主悟到主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1版），頁168～198之標題。

〔註22〕朱子正式入李侗之學前，與李侗已有書信往來、問學等；而朱子自身亦對理學傳統有所認知與支持，例如紹興二十五年10月一日（1155年），朱子二十六歲時，二程之學因張震申勒而禁，而秦檜死後終得解禁，而朱子亦於同月二十二日，主張程學。此段考據詳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197～198。另外，頁219中，記載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朱子二十七歲時：「在泉客邸潛讀《孟子》，通曉《孟子》意脈，《孟子集解》始於此。」

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註23）

上述，乃朱子早年時期跳脫佛、老的一項重要歷程證明；朱子爲許升作此〈存齋記〉，乃欲提醒孟子之「存心」而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操作之，則可存、可久、可熟也。然而其中所謂「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是否爲佛氏語意？筆者認爲不是。因爲朱子已欲從「日用之間」體驗此心，加以孟子「存心」與「必有事焉」的操作，自然落實至人倫日用之事。因此此篇顯示朱子已從二氏中逐漸偏往儒家心學要旨。

上述乃筆者總括朱子早年思想之轉變流程大要，然而在「早年」過渡至所謂「中和新舊說」時期之過程，朱子亦有許多問學歷程。例如朱子研讀周敦頤之著作以及涉及「太極」之論說，以及持續研讀《論》、《孟》，受於龜山門下相傳之訣而涉入主敬存養等。茲以與李侗之答問述說之：

庚辰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灑落處。以此兀坐，殊憤憤不快……。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曩時某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註24）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穎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註25）

〔註23〕《朱子文集》〈存齋記〉卷七十七，頁3855～3856。

〔註24〕《朱子遺書》〈延平答問〉（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58年5月初版），頁13。

〔註25〕《朱子遺書》〈延平答問〉，頁14。

上述之文，乃庚辰年（紹興三十年，1160 年）朱子三十一歲受教於李侗之問答內容，其中李侗述說從學羅豫章之「靜坐」而看未發氣象之旨；李侗認為此亦是「養心」之要，勸勉朱子嘗試於此。而後文，則表示朱子已曾得濂溪遺文且予於李侗，更得蘇轍（穎濱）之《論》、《孟》而予李侗；可見朱子此時亦博文也。然而，朱子此時得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卻不達，故李侗持續勸勉；有云：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聞入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汨汨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無進步處。常切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纖奸打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摩，又有夫子爲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老邁爲戒而怠於此道……。」〔註26〕

上述，從李侗之勸勉內容可知朱子對此靜坐以體認「未發」仍有未達處，此外，李侗又特別說明「靜坐」以體未發之氣象，並與夏丈解釋此非釋氏之學，故依此提醒與朱子說：「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並提醒朱子關於「非言說可及」之學亦有，且非妄也。直至辛巳年，即紹興三十一年（1161 年）朱子三十二歲時，於此「靜坐」以體驗「未發」終得李侗之讚賞，其云：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註27〕

上述可知朱子得李侗讚之「向所耽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然而此時之朱子，對此種「未發」工夫事實上雖得稱讚，但仍未徹底；直至與張栻論述中和，方得「中和舊說」與「中和新說」而實掌握涵養未發之說。

〔註26〕《朱子遺書》〈延平答問〉，頁15。

〔註27〕《朱子遺書》〈延平答問〉，頁21。

（二）排佛、老返儒至「中和新舊說」時期的朱子

1、朱子闢佛、老之最初代表作《雜學辨》

上小節，筆者已大略交代朱子從學李侗及對「未發之中」的入門過程，已能漸離二氏。然而正式闢佛、老之說，則可以朱子三十五歲所作之《雜學辨》（三十五歲時作，三十七歲時編集行之）作為代表。^{〔註28〕}雖然朱子闢佛、老於晚年亦有，而作《雜學辨》之前亦有跳脫佛、老之努力；然《雜學辨》代表早年進入中年時期之朱子返歸儒門的重要專著，故筆者簡述之。

乾道二年（1166年）朱子三十七歲時，可謂相當具代表性的一年。此年三月，編周敦頤《通書》；五月，始與何鎬（叔京）論學；六月，蔡元定（季通）始來問學、與張栻始論「已發未發」而建立「中和舊說」；七月，修訂《孟子集解》、編訂《二程語錄》；八月，何叔京再次來訪，朱子與之談論「中和之說」而始悟「主敬」，並且刻版《論孟要義》、編訂《張載集》；十月，與張栻、劉珙校正《二程先生文集》，另外，朱子又自編集《雜學辨》行之。^{〔註29〕}

上述，何叔京、蔡季通、張栻等人均以朱子後來論「中和」有著密切關聯；筆者則於下小節談論。而此小節論述《雜學辨》而提及上述多項事件，乃欲額外說明朱子三十七歲時，其思想脫於佛、老而轉返理學之現象；綜述如下。

（1）《雜學辨》之著作用意

朱子之《雜學辨》主要針對〈蘇氏易解〉、〈蘇黃門老子解〉、〈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大學解〉四文作出評論。朱子此書，何叔京為其作跋，有云：

夫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顯貴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為成書，以行於世……。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為心，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即其書，破其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為非，而聖言之為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為之書云。

〔註28〕《朱熹年譜長編》，頁328記載朱子三十五歲成《雜學辨》，而頁365記載三十七歲編集《雜學辨》發行之。

〔註29〕上述朱子三十七歲之考據內容，參照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347～366。